



马礼逊回忆录

[英] 马礼逊夫人 编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译者 顾长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马礼逊夫人 编

马礼逊回忆录

● 顾长声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1998/04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BY HIS WIDOW, Mrs Elizebeth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礼逊回忆录 / (英) 马礼逊夫人编; 顾长声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周振鹤主编)

ISBN 7-5633-4629-5

I. 马… II. ①马… ②顾… III. 马礼逊, R. (1782
~1834) —回忆录 IV. 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413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240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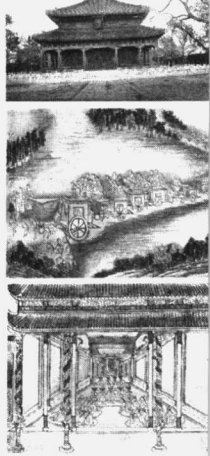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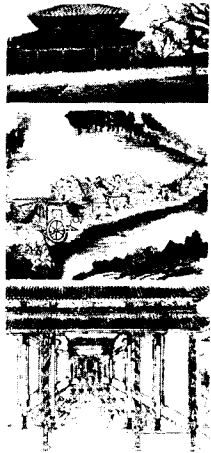
周振鹤

传记就是历史。中国的廿四部正史,全部是纪传体体裁,大致由本纪、列传、表、志四类不同形式的文字组成,其中列传主要就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占了所有正史里的最大分量。本纪则是帝王的活动记录,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传记。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说历史主要是由传记组成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宰,所以人的传记自然就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西方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用历史学家Heinrich Simon的话说,传记是最好的一种历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袒露在我们面前,那么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因此重视传记就是重视历史,阅读传记也是阅读历史。这就是出版这套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学术上的一般意义。

这套丛书还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他们在中国登堂入室,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了中国的外交活动。其中有不少人或者留下重要著作,或者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或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于中国。有的甚至成了汉学研究的先驱或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虽然传教是他们的最重要使命,但其实有的传教士在这





方面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就曾经说过,他在中国从未成功劝导过一人入教。所以无疑地,通过阅读传教士的传记或与传记相关的资料,我们又无异于在加深对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当然,传记并不总是全部可靠的。因为写传记的人与传主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传记的可信性。与典章制度的记载不一样,历史上这方面事实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的,但人物传记不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在中国都是儒家的教导,在外国也未必不如此。加上私人之间的恩怨或利害关系,就使得传记会有不实的成分。同时传记也不好写。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叙述事实以外,还要对传主有所评价。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对于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甚至是最公认的雄才大略的爱国者或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历史人物的所谓定评还可能随时被推翻,而作翻案文章也始终是最有卖点的工作甚至是特别的成就。而如果这些传记牵涉到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

基督教入华有过四次间断的过程。其中后两次,即晚明至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以及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更为重要。直到1949年以前,在华的外国人中,仍以商人、外交官与传教士三种人为主,其中传教士的数量最大,如果倒退到晚明清初,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无论明清之际或晚清,这些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以很自然地,在汉学领域里打先锋的都是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传教士的第一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贡献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为了传教他们还必须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也由此理解与研究了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丰富博大的文化,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时他们将这一文化的详情(有时不一定是精髓)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欧洲去。当时的传教士研究中国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其有何实用价值。当然他们也有所图,那就是在欧洲文化出现危机时,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济欧洲文化之穷。虽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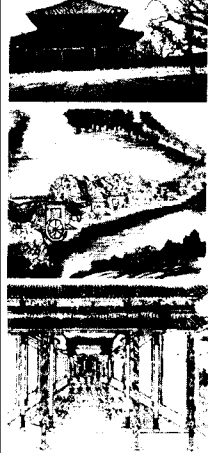
当法国在1815年正式建立起汉学讲座,标志欧洲汉学研究的纯粹学术化,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变成一门学科的时候,其实是传教士奠基了两百多年中国研究以后的必然结果。同样英美等国汉学的建立,也是新教传教士肇

路蓝缕的结晶。这些传教士不但是开路先锋,而且本身具有很好的素养与研究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传教士的功绩与影响。除了学术方面,清初的传教士还影响到中国的宫廷生活甚至皇帝的某些决策,在晚清则甚至干预到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有的传教士的确在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所有这些都该得到很好的清理。而传记的写作与翻译就是这种清理工作的具体体现。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学术上对传教士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传教士都被视为文化侵略者,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大多是在鸦片战争后偕枪炮俱来,除了文化侵略以外,还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凶。近些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进展,但又出现另一种倾向,似乎所有传教士都完美无缺,都是中外关系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实际上,这样两种倾向都是缺乏历史理性,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为了正确地认识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也就是将四百年来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论,而其中最直接具体的莫过于传教士传记的撰写,将每个传教士的言行完整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工作西方学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为他们有资料方面的优胜条件。虽然西方学者的这些传记未必尽善尽美,但在我们未曾有自己撰述的新传记以取代它们时,我们不妨先将这些传记翻译过来,以作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实际上,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主要传记资料都在西方,所以即使我们有意重写这些传教士的传记,我们也不得不大量依靠西方的文献资料。

对于晚明清初天主教士的传记已经有人进行过很好的研究,有些已经翻译过来。而对于新教传教士,因为禁忌较多,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即使早有传记行世的,也始终没有人进行翻译。例如作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他的自传性质的《花甲忆记》,就始终没有全译本。对于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虽有不止一种传记译本,但对其夫人所编辑的保持原始资料较丰富的《马礼逊回忆录》以及《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也始终无人译出。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将尽可能原始的材料翻译给那些没有太多时间去找原著,或读原著比较费时费事的读者。选取的原则首先是以本人的回忆录或书信集为主,其次是他人所写的传记。传记里头又以作者为传主亲近者为先,其次才是





专家所写的学术或思想评传。目的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先把比较原始的资料呈现给大家,而暂不作任何评论。如果要说的话,也是由读者去做,译者与主编者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任何高明于读者之处。这就是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而且这样做对历史研究还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因为越是原始的材料往往越能够体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本丛书中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就比较直接地暴露出了卫三畏的一些殖民者的观点与行为,其中对中国人的蔑视、提倡侵略中国的必要,都是通过他自己的书信表现出来的,让我们更能充分认识其人的全貌。也许今天的学者为其写传记,担心触怒中国人民的情感,倒可能删去一些内容,这反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尽量选取原始的传记资料的另一个原因。相信读者是不会以为译者、主编者与出版社同意或赞赏传记中所呈现的传教士的错误观点与行为的。

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原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所幸这一丛书的头三本,即《花甲忆记》、《马礼逊回忆录》与《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都有很好的译者,他们不但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对所译传记的传主都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有关的专门的论著。在译作如林的今天,读者一定会对他们的翻译水平作出正确的评价。

序

由于这部回忆录的主题与教会和世界事务有着长时期紧密的联系，其内容有显明的立场，却延迟至今始与读者见面，编者感到这是必须向公众致歉的。

为此，编者觉得有必要说明：因为主要的文件都存在中国，直到去年（1838年）的年中方才运到英国，加上其他情况，使编者无法控制，所以耽搁了许多时间。这批手稿，特别是往来信件，数量相当之大。在准备送去印刷之前，需要进行审阅、整理和选择，这只有有经验的同行方能理解这个过程。这项任务又是在编者身体很差、家务烦心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干扰之下进行的，以致大大推迟了本书的最后完成时间，这是读者当可见谅的。

以上说明并非要平息对这部回忆录的内容所提出的任何评价，不论其评价有多么尖锐。可是无人能比编者更为敏感，要对此卓越和悲怆的主题更加重视和尽到责任。诚然，如果只是期望编出一部通俗读物，或者只是供给一部分特定阶层的读者，那么只要有相应的人才和机构就可以出版一部最有希望和成功的书。但是，若要对一个人物刻画得更为准确，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尽管要描述之人物在主要轮廓上和世人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却因其工作舞台的主要场景远在一般人观察之外，而其所处的境遇并非寻常，这就给传记作者造成一定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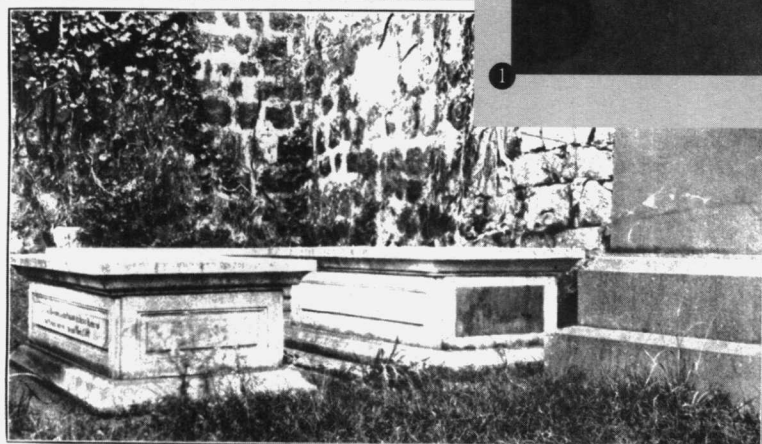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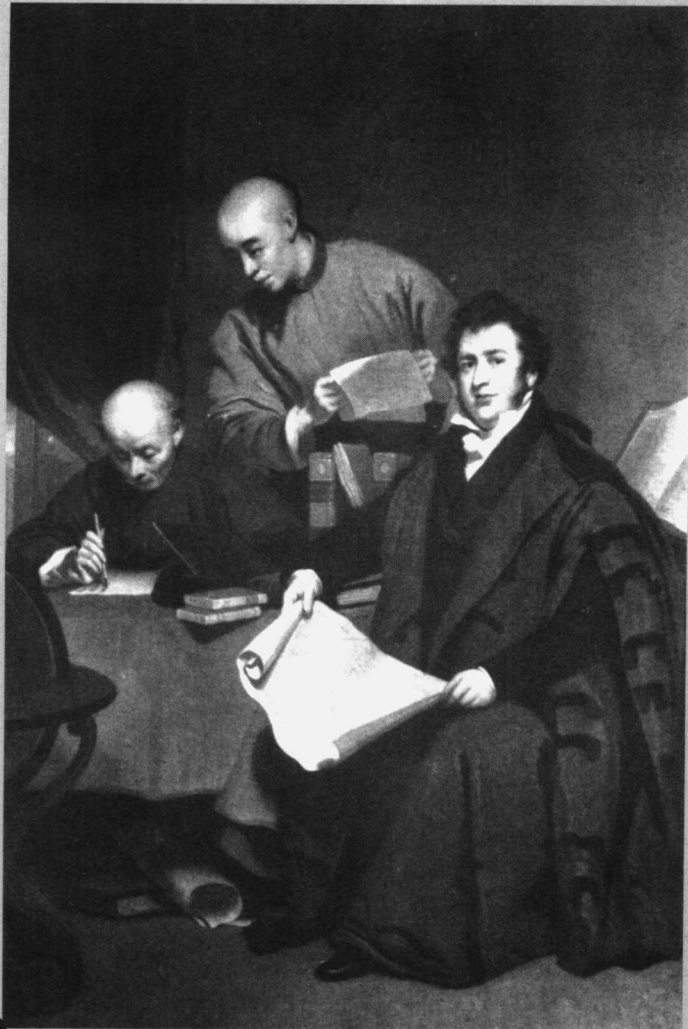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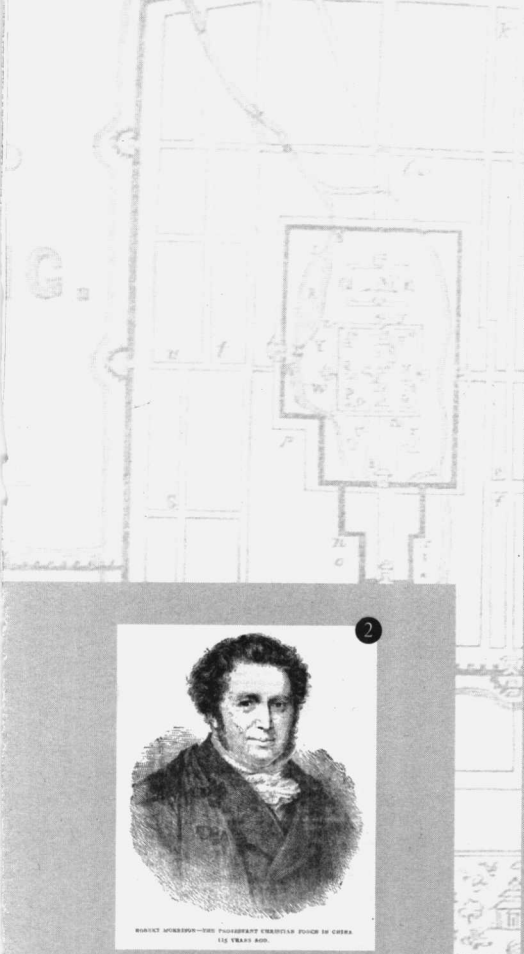
对一位传记作者来说，尽管其在文学界有充分的活力，可是没有机会进行日常的观察，或者不熟悉所要叙述的人物，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合格，就不可以公正地做这项工作。为此，编者甚盼马礼逊的儿子和接班人马儒翰写出一部他父亲的生平实录。遗憾的是，由于官职重压在身和其他原因，他迫不得已谢绝了这个建议。后来编者又向马礼逊的最老的、还在世的朋友建议写马礼逊的生平，开头他答应了，但是他因有职在身，住地很远，所有资料必须转运过去，与编者难以联络，这项计划又终于放弃了。

对此失望之后，加以不愿再行耽误，编者重新考虑早先朋友们要编者本人着手进行编纂的建议。在已经取得丰富资料的情况下，编者决定承担编纂这部马礼逊回忆录的任务。编者感到要完成此巨大的任务，将会付出牺牲，但因存有一线盼望，只要能对值得崇敬的人物显出谦恭的爱情就会获得足够的补偿。因为先夫的功德是无量的，可以激励他人追随同样的历程，走在先夫认为值得高度赞扬的道路上。

此书在编纂的过程中，重点一直放在阐明社会、道德和智育的品质上，采取了简明的叙述事实经过的方式，直接提供证据叙述智慧与真实的虔敬，不添加按语或润色，也不串联故事和说明其关系。忠实与简明，是这部回忆录的特点。谨以此书献给有哲人态度的求知者和一般读者中的正直的基督教徒。编者最后要向给予帮助和提供信函和文件的团体和朋友们致谢。团体有：大英圣书公会、伦敦传教会和英国宗教品印刷协会；个人有：史当东爵士、尤东爵士、克罗尼牧师、埃芬斯通先生和汉基先生。

马礼逊夫人

1839年7月25日



DR. R. MORRISON'S TOMB, MACAO.

1. 马礼逊和他的中国助手
2. 马礼逊
3. 马礼逊之墓



内容简介

《马礼逊回忆录》是由马礼逊夫人搜集她丈夫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纂而成的。该书描述了马礼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名传教士这一过程以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为开拓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第一次将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独自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等。本书的内容大多都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另一个视角透视了18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译者简介

顾长声，江苏省江阴县香山村人，北京大学肄业。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美国西世界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出版的著作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等。现为自由作家。



目 录

∴ 第一时期	1782-1803	从出生到被神学院录取	001
∴ 第二时期	1803-1807	在霍克斯顿神学院	009
∴ 第三时期	1807-1819	前往中国 创办英华书院	
第一节	1807年1月31日到9月8日	从伦敦出发, 绕道美国乘船前往中国	030
第二节	1807-1809	抵达广州到结婚 受聘为东印度公司译员	041
第三节	1809-1811	担任译员 伦敦传教会加派传教士去中国	055
第四节	1812-1814	父亲去世 米怜被派来华 妻子携子女回英国	071
第五节	1815-1819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知免其职 历年书信往来	114
∴ 第四时期	1820-1824	译完圣经 马礼逊赴麻六甲访问	
第六节	1820-1822	译完圣经 元配去世 书信往来	158
第七节	1822-1824	传教会对马礼逊工作的评估 马礼逊赴麻六甲访问	185
∴ 第五时期	1824-1834	从回国述职到去世	
第八节	1824-1826	回国述职 续弦 预备重赴中国	



.....	224
第九节 1826-1834 回中国继续工作 马礼逊在广州去世	
.....	252
∴ 附录 马礼逊中英文著作目录	
.....	309
∴ 马礼逊生平大事年表 顾长声编	
.....	311
∴ 译名对照表	315



第一时期

1782 — 1803

从出生到被神学院录取

罗

伯特·马礼逊生于 1782 年 1 月 5 日,出生地是英国北部诺森勃莱郡的小镇莫佩思。父名雅各·马礼逊,母名哈拿·尼可森。1785 年,马礼逊随父母迁至纽开斯尔,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

马礼逊的父亲出生在邓弗莱附近,母亲出生在莫佩思镇的温盖茨。1768 年二人在诺森勃莱郡的朗霍雷教区的教堂结婚,婚后共生 8 个子女,马礼逊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雅各·马礼逊迁至诺森勃莱郡之后,先是务农,后来改行以专制鞋坯为业,并雇用了数位工人。他是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带领全家人信奉上帝,作家庭礼拜,教导子女们严格遵守主日。他在纽开斯尔教堂担任了多年的长老。

本书的主人公罗伯特·马礼逊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舅父雅各·尼可森,他在纽开斯尔是可敬的小学校长。马礼逊在舅父的教育下,虽然进步缓慢,但却显示了特别喜欢读书的特性。

从宗教的方面观察,童年时期的马礼逊接受了最好的宗教教育。他除了受到父母至为宝贵的教导外,还喜欢聆听教堂牧师约翰·赫托恩所





传授的教义问答。据他的一位亲戚回忆：“马礼逊在13岁时曾在教堂全文背诵了圣经中的《诗篇》第119篇。赫托恩牧师为了测试他的记忆力，还叫他倒来倒去背诵所选的段落，却没有一点差错。”

马礼逊在小时候还跟他父亲学习了制作鞋坯的手艺，其水准因达到了熟练的程度而受到了称赞。

到1797年底、1798年初，马礼逊的宗教经验日益丰富，导致他寻求救恩和在基督里得喜悦。他接受了洗礼，得到了重生，成为英国长老会的一名基督教徒。他在1802年写给霍克斯顿神学院的申请入学书中详细叙述了他童年时期的宗教经验。原文如下：

在我童年时期，我得到了虔诚的父母的特别教导，聆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父亲一直坚持带领全家作家庭礼拜，教给我基督教的真理。稍长，我参加了赫托恩牧师的主日礼拜，从他那里获得了圣经知识，受益甚多。因此，在上帝的指引下和父母及牧师的教导下，我心中得到了知识和亮光。

大约在5年前，我警觉我有罪。在那段时间，我曾和一些坏孩子结伴，生活变得自由散漫和趋向世俗化。当时我在反省时，感到这是错误的行为。这使我心神不安，并开始关切我的灵魂。我害怕我将会永远地被罚进地狱，对死亡的恐惧使我强烈地向上帝呼喊，恳求上帝饶恕我的罪、引领我归向耶稣基督、更新我的灵魂。从那时起，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相信也改变了我的心灵。我和过去的那些糊涂同伴断绝了往来，专心读经、默想和祈祷。这样做，使我得到了上帝的喜悦，而他的儿子耶稣也显现在我的面前。从那时起，我加入了教会，在赫托恩牧师的教堂领受圣餐，并成为祈祷聚会的一员。

1798年(16岁)，马礼逊受洗加入了英国长老会，成为教徒。在上帝的赐福下，马礼逊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并开始学习英文速记。从1797年开始，马礼逊已经开始写他的日记，虽然都很短，但却记录了他童年时期的生活习惯和宗教经验。



在这段时期里，马礼逊热心地过宗教生活，主要阅读的是圣经并参加教堂的崇拜和祷告聚会。他在每礼拜一晚上到他父亲的工场里参加礼拜聚会。由于这些宗教活动，马礼逊的灵命和能力逐渐增长，他的属灵生活得到加强和进步。他早先专心攻读英文文法，1799年（17岁）开始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他所提到的读物中有《海外传教杂志》。这是在爱丁堡出版的一份月刊，是他从一位朋友处借来阅读的。这使他开始憧憬着海外的传教事业，可能也因此而确定他未来事业的走向。他平均每天睡眠的时间是7小时，体力劳动的时间是12到14小时，其余时间用来读书和参加教会活动。他在日记里提到他曾学习了植物学、算术、天文和其他感兴趣的知识，包括基督教会的历史和福音杂志等。

我们从马礼逊1799年所写的日记中，可以略知他的生活状况。以下是他写的日记原文摘录：

◎ 1799年1月2日

晨8时才起身，多睡2小时，我决定明天不再睡那么长时间。晚7时停工，参加祈祷聚会到10时，睡了8小时，读了《使徒行传》第17章。啊，我但愿能多读些圣经，更加热忱地过属灵生活，工作得格外勤奋！

◎ 2月3日 礼拜天

晨7时起身，读了几页亨利的《解经学》，步行至教堂，听了一场很好的证道。牧师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7章1至5节，下午一场牧师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5章6、7节。晚上听了雷德先生讲的一篇精彩的证道。上帝啊，求你保佑我，使我不至触犯你，求你开恩拯救我！

◎ 3月1日

晨6时半起身。今天过了一天漫不经心的日子。属灵生活过得不热忱，没有得到我所希望的平安。

◎ 8月1日

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上帝啊，靠着耶稣基督，求你赐给我父亲和全家人能得到你的恩惠！

◎ 8月17日

晨读《但以理书》12章第3节。愿我能在主的慈悲中长大，并在基督里得到充足的知识。求上帝赦免我的罪。今天我感到心情舒畅。我读了两份



昨天借到的《海外传教杂志》，感到非常满足，求上帝赐我能够经常多阅读，增长我的知识。

◎ 9月28日

晚上与两位信徒一起礼拜和交谈。我还没有决定我的未来。圣经是我唯一的读物。我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丰盛的福气。上帝正在更多地开启我的思想。上帝啊，让我听候你的吩咐，好使我感谢你。

◎ 10月21日

参加了团契聚会，今天轮到我主讲。

◎ 11月7日

读欧文医生的传记。求上帝赦免我这个罪人，求你赐我恩惠，好让我更多地认识基督！

◎ 12月31日

今晚把我一年来所写的日记整理了一遍，发觉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极为懒散。这一年当中，有三位比我年轻和两位比我年长的人去世，这给了我一个严肃的警告。我祷告上帝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计算我的日子，使我有智慧，能专心致志地度过我的一生。”

以上日记的重要性在于能使我们看到马礼逊童年时期的淳朴和虔诚。下面是他在1800年（18岁）所写日记的摘录：

◎ 1800年1月16日

今天一天徘徊于胡思乱想中，满脑子愚蠢的思想！祈求圣灵使我认罪，把上帝的旨意充满我的心。

◎ 2月5日

晨5时起身，读圣经《那鸿书》一章七节：“上帝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识那些相信并依靠他的人。”傍晚外出散步，我欣赏了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观看了日落和月亮的渐渐升起。夜幕来临，大海在远处咆哮！上帝是我生命的缔造者，也是我的救主。晚上单独在家，彻夜祈祷，只睡了5小时。

◎ 2月23日 礼拜天

晨6时半起身，外出散步，有重雾。回家，然后去工场祈祷。一片寂静，使我欢喜。但是我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上帝与我同在。上午赴教堂听了罗曼

